

文章编号:1000-8934(2005)03-0099-04

人类智慧理性更高层次的复归

——聚焦科学与人文

韩来平¹ 邢润川²

(1. 河北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16;2. 山西大学 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人类智慧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理解和思考的智慧和能力。它是复杂多维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科学理性与人文思想同出于人类智慧理性。人类智慧理性从科学与人文浑然一体到凸现科学理性,而非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最后必将在更高层次复归,聚焦科学理性和人文思想,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呼唤新的人类中心主义。

关键词:智慧理性;科学;人文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1 由科学大战引出的话题

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不同观点由来已久,他们都为科学的发展、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1994年发生在美国的“索卡尔事件”,把两种文化的争论引燃为战火并不断升级蔓延,颇有打破文化生态平衡的趋势。而且它像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很快从学术界蔓延到新闻媒体再到大众当中。于是人们甚至在茶余饭后都会听到界定不清、概念不明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看到由成分复杂的争论者参与的“科学大战”,其结果造成了科学与人文更大的裂痕,更造成大众对科学的误解。

从“混战”中摆脱出来我们会发现,在这场大战中,正规交锋的焦点在于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主义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把科学理性视为人类惟一和最高理性;而反科学主义则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对科学霸权进行解构和反思。不同学术派别,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其特有的语境和专业话语,具有特定的语意。据考证,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被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理论观点,和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被用来追求知识的信念,表现出了强科学理性的特征。以科学主义相对应,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出现,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传播,使科学主义凌驾一切的霸权话语遭到拒绝。尤其是科技的负面影响的显现,使人们开始怀疑科学主义是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丹妙药。从此科学主义成了一些人反思的对象,这种反思被人们简单称为反科学主义。

不管是科学主义还是反科学主义,都是人文社会学者对

社会思潮的提炼总结,带有一定的建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科学理性和人文思想的人为割裂。实际上,作为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有力支撑的科学理性和人文思想却是同出于人类智慧理性。人类智慧理性是人所特有的理解和思考的智慧和能力,通常是用以表示认识的阶段和能力的范畴。它广泛体现在科学技术、宗教、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人类智慧理性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多维复杂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现理性之一维的不同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智慧理性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是超自然的神创模式,其二是把人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并对自然秩序进行认知的自然模式,即科学理性模式,其三是以人的经验、信念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和自然了解的出发点的人文主义模式。科学理性和人文思想是人类智慧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此消彼长,表现出人类智慧理性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

2 科学与人文原本浑然一体相伴而生

古代人类智慧理性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作用过程中不断萌发成长。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认为,感觉在认识中虽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自然的真理“躲藏”在事物之中,因而真理要靠“思想”才能获得。这其中的“思想”实际上就相当于人类智慧理性了^[1]。此时的理性具有较强的思辨性,主要体现在宗教和神学当中。在古希腊时期,人类智慧理性把人与世界、对人的知识与对世界的认识统一起来,人被宇宙化,而宇宙、自然则被人格化。苏格拉底和伊壁鸠鲁认为,理性和德行,求知的工具和人生的快乐都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实际上就是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统一^[2]。

收稿日期:2004-11-11

作者简介:韩来平(1962-),河北唐山人,河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邢润川(1940-),河北邯郸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

经过人类智慧理性与原始宗教蒙昧的反复斗争,以自然哲学的诞生为标志,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开始萌芽,亚里士多德为了建立自然哲学的需要,改变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那种完全沉溺于思辨的作法,通过广泛的经验观察,为理论的建立找到了很好的逻辑工具。之后欧几里德以从实验中得到的知识为前提,充分运用了逻辑手段,建立了完善的欧几里德几何学。

但是以直观朴素哲学为依托的脆弱的古代科学理性,在中世纪再一次陷入宗教的囹圄。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力图把信仰和科学理性统一起来,以托马斯·阿奎那等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则巩固发展了这种理性宗教观,试图用科学理性去对宗教、神学进行解释,自然哲学(科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宗教神学依然是套在人类头上的精神枷锁。许多科学家为科学理性的追求,被宗教裁判所处以极刑,献出了生命。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统治,导致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压抑。

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发扬了古希腊思想中的科学理性传统和人文精神。首先是人文主义者从新柏拉图主义中找到了为科学辩护的突破口。新柏拉图主义认为,天体是与神明相似的某些生物的身体,整个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的、有作用的、复杂的、无所不包的、显示着深沉莫测智慧的生命。它是有理智的神明之明晰清楚而又形象美丽的影像。新柏拉图主义对宇宙美的赞叹,深刻启发了人文主义者。代表人物之一的布鲁诺认为,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上帝的影像,那么为了认识上帝就必须认识他的映像,也就是自然。由此就把对自然界的研究和认知摆到了一个合理的位置上。从而打开了为科学进行辩护的突破口。

科学理性在与社会和自然的不断作用下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并不断显示出人自身的力量。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认为,人成为自主的人、成为觉醒和成熟的人,惟一途径就是大胆使用人的天赋理性。人性的进一步解放,使人类智慧理性指向世俗化的目标。它打破了神学的绝对权威,使人的世界从神的世界中独立出来,从而激发了人的探索精神和创造热情。哥白尼(1473 - 1543)通过大量的天文观察大胆提出了“天体运行论”,用日心体系代替托勒密(约90 - 168)的地心体系。即用太阳中心说取代地球中心说,用地球运动取代地球静止,用观察方法取代思辨方法。由此在近代史上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宇宙观的变革。

在哥白尼之前,教会统治着欧洲的社会和思想。教会认为,地球既然是宇宙的中心,而宇宙是神为人类创造出来的,因此人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的学说是用科学理性反对神学,从而揭开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用人性论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皇权的序幕。随后开普勒(1571 - 1630)和伽利略(1564 - 1642)等科学家通过大量观察和实验获取了关于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在此基础上,牛顿(1642 - 1727)利用归纳、演绎和数学等方法,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构筑了一个稳固的经典力学的理论框架。并且理论不断得到实践的检验。

人文主义的关怀使科学获得空前的成功,人类智慧理性之一维的科学理性不断成长。科学理性破除了上帝主宰人

世的荒谬观念,使上帝创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界成为了可以被人认识的东西。科学理性开始成为人走向自由的工具,人们关注现世生活,并以积极的态度和深切的目光关注自然,探索自然。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在相互关爱、支持中得到高扬。

3 科学理性的凸现:特定历史时期 人类智慧理性的特征

科学理性的成长和人文精神的高扬,表现了对中世纪遭压抑后的一种极端的反叛。在这种反叛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取得了空前胜利。在科学上,牛顿综合前人零散的实验观察和研究结果,采用数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个关于物理因果性的完整体系。以此为基础,他结合数学的思维,逻辑地、定量地演绎出与经验相吻合的宏观物理现象。因此这一体系成为当时科学领域工作的纲领,遵循这一纲领其他领域的科学也取得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对于任一给定的初始状态,牛顿数学方程都可以完全确定系统在时间中的运动。这一点加深了人们关于科学就是追求严格确定的信念。用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在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惟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得到的生活世界^[5]。这种信念认定整个非人的自然世界是一个完整的、决定论的机械系统,其中一切皆为不变的自然规律所规定^[4]。因此,凭借人的经验,遵循归纳、演绎的逻辑,利用数学的方法,这一客观物是可以被认知,因此也是可以控制和利用的。至此,人类智慧理性开始显现科学理性。

科学理性的成长,强化了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的,使自由人性的复兴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唯人主义”,即把人置于中心的位置,按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把世界对象化为人可利用和消费的关系。科学因而走上实用的功利化道路^[5]。随着对自然界认识能力的加强,近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起来,“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改变自然物的原有结构、状态和变化方向,使其按照人的设计,转化为大自然自身进化中永远也不会出现的人工物”^[6]。它更加显示了人的威力和科学理性的巨大作用。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呼唤人性的解放,尊重人的价值、权利、作用的人文主义的伟大胜利。正是这种胜利,把人类的目光聚焦在科学理性之上,并推崇到了极致。人们醉心于用新兴的科学去索取财富,人类获得的知识被传播到空前广阔的范围内,而且还被应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以期改善人类的生活。在强调科学技术、工具、机器的同时,却忽略了人的地位。把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信仰、情感、心理等精神因素统统排除在外,把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都视为荒谬无稽的东西而全部剔除。这种以逻辑和经验的可靠性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在18世纪由法国唯物主义者发展到了顶峰。认为科学理性不仅支配着自然界,而且支配着人类社会,甚至主张通过自然科学革命来结束法国社会的政治动荡,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人类智慧理性凸现了科学理性。

以上所述科学理性只是在某一时期凸现于人类智慧理性之上,表现了人类智慧理性发展的不同历史特征。实际上,从历史上来看,人类智慧理性从来就没有只在—维的空

间上延伸。可以说科学理性没有一天离开人文的相伴。作为从事科学事业的科学家从没有否认和诋毁人文精神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作用,相反他们肯定人的情感、信念、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相信“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存在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7]在这一信念的支配下,科学家能够从常人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充满激情地献身科学事业,从而导致重大科学发现。爱因斯坦也曾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8]所以我不赞同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相分裂的观点。实际上人类智慧理性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凸现了科学理性。

4 人类智慧理性的聚焦： 呼唤新人类中心主义

物极必反,科学理性的凸现,引发人类智慧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发挥,显示出人类智慧理性的调节和聚焦作用。人类智慧理性把科学、人文、宗教聚焦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首先是人文的反思。人文主义高高托起了科学理性之后,进而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凸现的科学理性在对科学事业产生重要而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误导,认为人类掌握了科学理性的方法,大自然的奥秘就不在话下,人类利用科学理性在把握了自然界运动规律时,便可控制自然和利用自然,显示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同时强化了笛卡尔主客二分的观念和方法。的确,如果没有主客二分思想,人类就不会手握机械的手术刀对自然进行大胆的解剖和分析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科学。他们相信独立于主体之外存在一个有秩序的自然客体,这种秩序又可为主体所认识。这里所谓主体就是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具能动作用和主导地位的存在者——人类。在人文主义的照耀下,人类不再仰慕上帝,而是不断发挥主体作用,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去历史地追求上帝的权利。在人面前,非人的一切皆只是可被认识进而被控制、征服的客体。自认为已经或能够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们,不断追求着力量,追求着发展,雄心勃勃地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从中榨取利益。人类以“凡人的幸福”为目的不断追求发展和强大。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强大恰恰又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等生态平衡的破坏,都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直接的威胁。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所征服的只是具体的自然物,而不是整个自然。人类对自然物的每一次征服,都会引起大自然的反应,因为自然物和自然息息相关。面对自然界无限的奥秘,以人类目前对其有限的了解是难以应对的。大自然永远掌握着惩罚人类的主动权。这就让我们不能不对笛卡尔绝对的主客二分的思想进行反思。实际上大自然的创造力和能动作用是显而易见和不可否认的,因为它创造出了江河湖海、日月星辰,衍生出了自认为能够取代上帝的人类。但是人类在一场大洪水、大地震、新的菌种引起的传染病面前又显得是那样的力不从心。所以人类的主体性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主客的划分是相对的。

人类在自认为能够认识和了解大自然后,所进行的无节制改造和控制,也给自己带来了人祸天灾。我们永远不能妄言已经掌握或接近全部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人类已有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大自然背后所隐藏着的无限未为人知的奥秘相比仍是沧海一粟。

另外,是对获取自然知识的传统科学理性方法的反思。量子力学的诞生,让人们对决定论的固守产生怀疑。量子力学所描述的,不是粒子每一时刻精确的位置和速度,而仅仅是他们出现的几率。海森堡曾指出,从量子论的观点看,关于“实在的”知识就其本质来说永远是个不完备的知识,同理,微观物理学定律的统计本性是不能避免的。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研究进入了复杂的、非线性的、演化的世界,发现这里不再是决定论的,而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随机性、选择性,尤其是近年以来发展起来的混沌学揭示了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内禀随机性”。^[9]

与此同时,从认识论角度来观察,以逻辑和经验的绝对可靠性为基础的强科学理性,也已是困难重重。众所周知,对于演绎的逻辑,需要演绎逻辑前提的可靠性来保证演绎逻辑结论的正确性。而逻辑前提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公理”、“公设”等,从根本上讲它还是一种预先的假设,其可靠性不能在本系统内依据逻辑得到证明。就拿欧氏几何来讲,有一系列的公理和公设作为其逻辑前提。其中有一关于无限远处空间性质的第五平行公设,在严格的数学家看来并非是自明的。好多数学家都试图对它进行证明,但皆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提出第五公设是不可证明的,但可以用与它不一致的其他公理来代替它,结果建立了非欧几何^[10]。在欧氏几何的绝对性被否定以后,数学家们开始试图为数学建立一个没有任何预设和矛盾的数学公理化系统,从而建立起数学的完整体系。但事与愿违,1931年哥德尔提出了有名的不完备性定理。根据这一定理,由于算术系统的无矛盾性是必须的,那么其中就一定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可判定命题的合法地位。哥德尔定理哲学意义上的启示就是,对于演绎系统来说,其逻辑前提只能是预设的。

强科学理性,推崇人的经验的绝对可靠性,也有失偏颇。观察本身就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目的和选择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观察结论的得出,也是依据观察者先入为主的理论观念而得出。总之,一句话:观察渗透着理论。在18世纪下半叶,布莱克、普莱斯特勒、卡文迪什和舍勒等人通过试验,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氧气”,但由于燃素学说在思想中的固守,他们看到的却是“去燃素空气”。也正是因为开普勒与第谷在思想中所持理论不同,所以他们观察到了不同的太阳。

上述关于人类与自然的主客体相对性,和科学理性方法的绝对化质疑,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永无止境,我们的知识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是易错的。波普尔就曾提出科学理论只能被证伪的观点,认为科学发展并不是逐渐积累的过程,而是对现有理论不断证伪而发现问题过程。科学理论越进步,就越符合事实,就越接近于真理,其逼真度也就越高。他的观点告诉大家,真理是相对的,人

类只是真理的探求者而不是真理的占有者,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永远不会穷尽其奥秘。这就极大地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所信守的只有人才具有主体性,人类正历史地走向上帝的全智全能,终将会在自然(或宇宙)中为所欲为的信念。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绝不会建立起一个和谐的更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甚至在为所欲为的人们受到自然之法的惩罚时,还不知道自己受到了惩罚^[11]。

大自然演化到生命的出现,以及我们人类选择了这样一个借以生存的大自然,已实属不易。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不仅仅是为了榨取利益,而更是为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道德品味。理性科学始于世俗,还要归于世俗——它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这是人类智慧理性成熟起来的标志,是人类智慧理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她呼唤一个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那就是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出发点,以使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为目的,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努力探索大自然的规律;以科学理性为主导还原人类智慧理性,以人的智慧理性为基础,借助于更广阔的、全方位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达到对科学最本质的理解。让科学之花在人类智慧理性的照耀下

健康绽放,并永远指向整个人类的生存与进步。

参考文献

- [1] 费洪喜,刘冠军. 理性:人的本质研究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J]. 齐鲁学刊,1998(1):26.
- [2] [6] 高剑平,等. 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相互整合[J]. 求索,2003(4):154,155.
- [3] 倪梁康选编. 胡塞尔选集[C].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 1027.
- [4] G M Ross, R Francks. Descartes, Spinoza and Leibniz[A]. in N. Bunnin and E. P. Tsui - James(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ilosophy**[Z]. Blackwell. 1996. 509 - 529.
- [5] 王江荣. 科学的人文传统及其精神[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6):722.
- [7] 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23.
- [8] 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84.
- [9] 张洪齐. 论科学理性[J]. 求索,1995(6):75.
- [10] 张洪齐. 论科学理性的基础[J]. 求索,1996(4):67.
- [11] 卢风. 启蒙之后[M]. 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9):346.

Human Intelligence Rationality Focusing Science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 Thought

HAN Iai-ping, XING Run-chuan

(1. STS Institut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6;

2. 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Science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 thought is derived from human intelligence rationality that reflects human intelligence and capability of comprehension and think. Complex human intelligence rationality shows some difference features in difference period. First, it shows union of science and human, then, shows science rationality noticeably, but disuniting of science and human. Finally, it will focus science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 thought on human ultimate solicitude and call new human centralism.

Key words: intelligence rationality; science; humanity

(本文责任编辑 王国政)

(上接第 77 页)

The Practise Philosophy Ground of Engineering Philosophy

ZHAO Wei-gu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Engineering philosophy should be understood on the background of practise philosophy. Keeping it's philosophical character depend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ilosophy that derive from it. This article try to ground the engineering philosophy steadily on the practise philosophy and try to show it as the extension of practise philosophy.

Key words: engineering philosophy; basic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ractise philosophy

(本文责任编辑 王国政)